



猛鸮

——猫头鹰中的异类

□ 撰文 / 邱志鹰 供图 / 朗峰

勾人魂的大庆猛鸮

从2003年开始我就筹划着冬天去东北平原观鹰，为此还准备了棉鞋，买了羽绒大衣，每到冬天，心就躁动难安，寒冷的远方似乎有股无形的力量在时时召唤我。除了一望无际的雪原，东北最让我向往的还是顽强而坚韧地生活在雪原的鸟中豪杰——猛禽。到了冬季，能够在寒冷中生存的鸟寥寥无几，猛禽则是东北平原留鸟和冬候鸟的强中之强。

2008年11月中旬，大庆出现了一种在东北乃至在整个中国都极为罕见的奇特的猫头鹰——猛鸮。我记得很清楚，2008年10月31日大庆鸟友“探索”深夜从大兴安



◆ 在食物缺乏的年景，猛鸮向南迁徙，甚至出现在分布区以外的地方，由于很少见到人，不了解人类的威胁，它们并不怕人。





◆ 猛鸮经常从高处监视周围并向下猛扑地面的猎物，迅速飞行的捕食方式像伯劳。

岭赶回大庆，路上，他发短信告诉我说看见并拍到了猛鸮。第二天，“探索”将猛鸮照片发在鸟网，引起鸟友的一片啧啧赞叹：大兴安岭好地方啊，鸟类学家和鸟友少有涉足的深山里，藏着我们想见而没有见着的稀罕鸟！谁会想到，过了半个月，猛鸮这大兴安岭森林里的居民，居然就出现在了位于松嫩平原腹地的大庆闹市？！

这勾人心魂的大庆猛鸮，勾住了大庆鸟友的心，也勾住了全国鸟友的魂，能来的鸟友利用周末和节日从遥遥千里之外赶到大庆；不能来的，就在网上欣赏猛鸮的英姿。一时之间，大庆的猛鸮成了全国鸟友追捧的大明星。

为了一睹“大明星”的风采，12月26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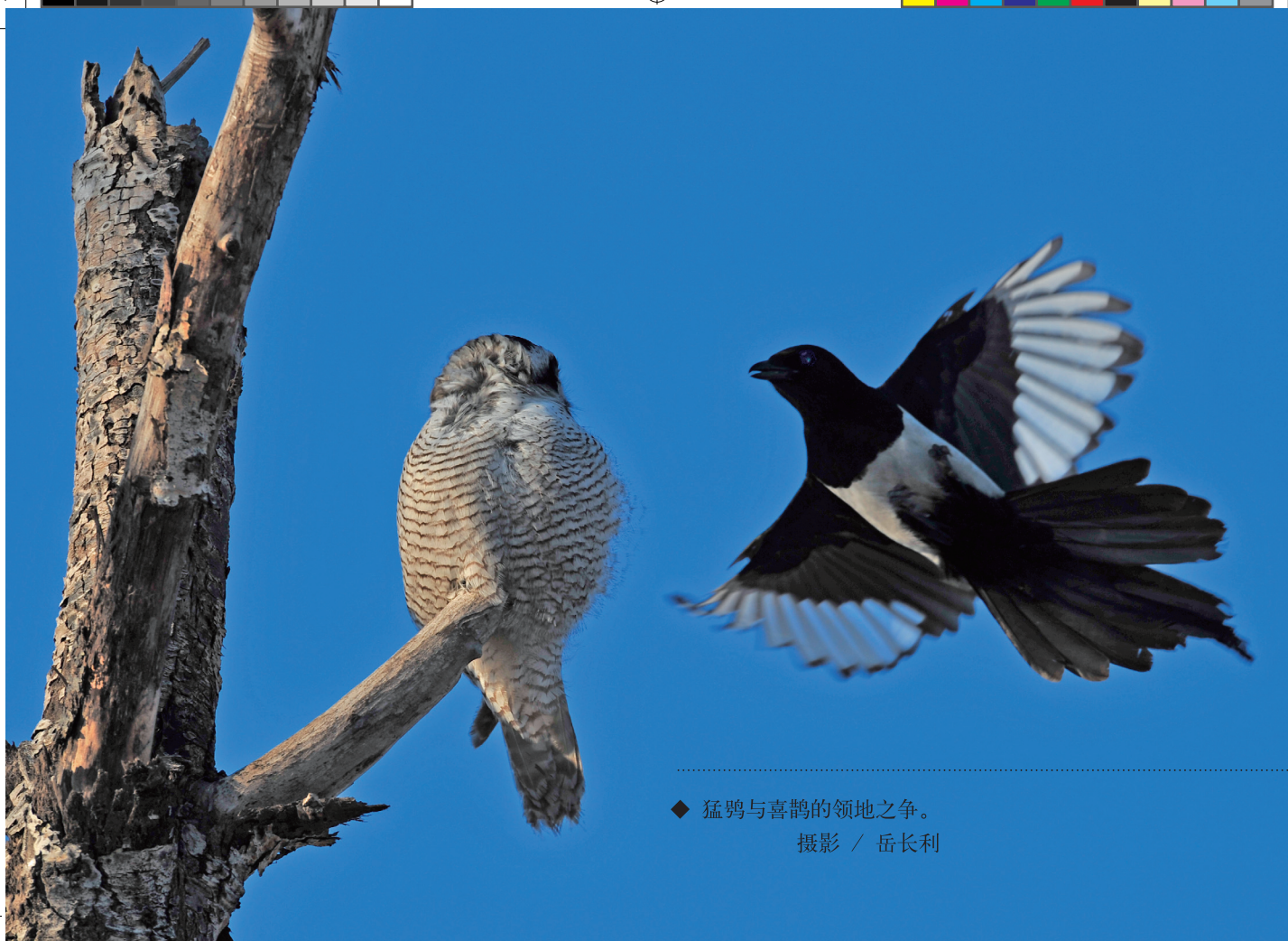
我终于踏上北去的列车。我想：如果今年与猛鸮失之交臂，也许会成为我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！

12月27日清晨6点，我们的车从沈阳出发，一路疾驶，除了加了一次油没有耽搁一分钟。下午1点多，我们来到大庆市区，与大庆鸟友“同行”在中三路会和，彼此匆匆握手后就立刻上车，直奔猛鸮的领地。到了地方，远远地看到一行白杨树，“同行”指点着说：“看！看！猛鸮在那儿，不走，总在那里！”

“在哪儿，在哪儿？”我将头伸出窗外，眼睛紧张地搜索。车子驶到白杨树下，我们下车，“同行”指向上方，一棵笔直的枯树高高地位立着：“看，就在那儿，这里是它的领地！”我的头向后仰成了90°，顺着树干一点一点地往上搜索，终于在树干的尽头看到猛鸮，一时之间有点意外：它看着那么

◆ 猛鸮捕食啮齿类动物，冬季，当啮齿类动物都转移到雪地隧洞中，它们也捕捉一些鸟类果腹。





◆ 猛鸢与喜鹊的领地之争。

摄影 / 岳长利

小，那么安静，跟我想像的有点儿两样！

猛鸢白日里大多时间站立在白杨树的枯干上。白杨树的叶子在初冬就被北风收拾殆尽，干干净净的枝条经过寒冷的碳素笔反复涂抹后呈现出淡雅、沉寂的灰黑调子，与枯黄的草和旷地的白雪以及路旁天蓝色的灯柱相映成趣，构成大庆市区的冬景。白杨树的左边有一片荒草地，右边也有一片荒草地，猛鸢以枯树为圆心，把白杨树周围的荒草甸霸为自己的领域。这小家伙一点都不怕人，有时它就停落在天蓝色的灯柱上，鸟友们喜悦至极，围了一圈仰头观赏它的英姿，将“长枪”、“大炮”对准了它。不时有行人从路边经过，漫不经心地打量着头上的鸟说，哦，一只猫头鹰啊。鸟友们

压抑着满心的欢喜，故作淡然地回答，是啊，一只猫头鹰。

鸟友们互相嘱咐：“别告诉别人这是猛鸢，在大庆珍稀……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不能告诉外人，就说是普通的猫头鹰，有的人不懂，听说珍稀鸟就要想办法抓住。”

猛鸢中等体型，体长36~41厘米，站在高高的树梢，时而将它的头向左越过肩，扭过180°，扫视左边的草甸子；然后再向右，越过肩，转180°将右边的草甸子扫视一遭……看着它的脖子像安了滑轮似的，可以将脸向后扭向背部，我也下意识努力地向后扭头，但是扭到最大极限也只能将脸扭到肩部的位置，仅仅

90°而已。

猫头鹰都有一双大眼睛，它们的眼珠子比人类的大许多，上下拉长呈圆柱状而不是球形，以至于眼珠紧紧抵在眼眶的边壁无法转动。但是造物主将猫头鹰的颈椎加长，关节加多，它转动脖子扫视周围的环境似乎比人类转动眼珠看东西还要方便，而且它获得的视野比人类眼睛能够企及的视野还要宽阔。

就在我一愣神的工夫，猛鸮一头扎入草丛或者雪地中，迅疾地猛扑地面的猎物；有时它从高处翩然而下，无声无息的，像一抹黑色的魅影，鹞子一样贴着地面的草尖飞行。它是个好猎手，无论老鼠怎么挣扎，它的一双利爪都坚定而有力地死死摠住老鼠，同时它将一双翅膀展开，形成一个环行的包围圈，似乎是防止猎物夺路而逃。当爪下的猎物终于束手就擒时，猛鸮便提着它的猎物，得意地回到树梢享受战利品了！过了中午11点以后，猛鸮长时间地呆坐在树梢或者灯柱上，活动越来越少，间或有喜鹊接近它的领地，它突地抖擞精神，拍翅飞向“来犯之敌”。已经观察、拍摄猛鸮一个多月的大庆鸟友董义说，早晨和黄昏是猛鸮最活跃的时间，现在它肚子不饿，开始犯困了。

猛鸮，无畏的少年

猛鸮站在那高高的树梢，猛一看有点像纵纹腹小鸮，如果不是见过猛鸮的“探索”在树梢发现了它，别人即使见到也会把它当作纵纹腹小鸮错过。

纵纹腹小鸮是大庆鸮类猛禽中少有的留鸟，也是体形最小的鸮，身子有人的两个拳头大，头上没有耳羽簇。猛鸮的体形比它大，身



◆ 猛鸮的小脸上有一对大大的黄澄澄的眼睛，是少见的白天工作的猫头鹰。

子像鸽子那么长，但是比鸽子浑圆，毛蓬松着，看起来要比鸽子大许多。而且纵纹腹小鸮通常不会站立在那么高的树梢，它冬天活动于人居附近（一般来说人居附近也是老鼠活动频繁的地方），经常站立在房顶、烟囱上。

11月中旬猛鸮初来乍到之时，也被喜鹊发现了。喜鹊的霸道臭名远扬，鸟世界里没有谁是它不敢惹的，许多鸮类在白天都会被乌鸦、喜鹊群起而攻之。通常来讲，鸮类面对这两种鸟的无理取闹往往只有“忍气吞声”的份儿，踉跄着躲开。

大庆鸟友告诉我，一只喜鹊唤来一群喜鹊，轮番向蹲坐在树梢的猛鸮进攻，“啊啊”大叫，不知说的什么鸟语。

我好奇地问：“猛鸮怎么办？”

“不勒（理）它，喜鹊怎么撵，猛鸮也不走！”

这样的情形大约持续了半个月，到后



◆ 左：呼唤着同伴的“小小少年”。

下：猛鸮栖停在树上的方式也像鹰——上身直立，尾巴向前倾斜地扬起。



来，情形发生戏剧性的转折。“无畏小少年”终于赢得了自己的领地，喜鹊认可了猛鸮的存在，也认可了猛鸮的领地。在我们观察猛鸮的几天里，当有喜鹊远远靠近它的领地时，它一拍翅膀，气冲冲地一个猛子扎下来，飞得很快，喜鹊立刻拍翅急逃。追出一段距离后，猛鸮继续返回它的栖架“侦察敌情”。

在12月中旬的时候，这只猛鸮曾经离开领地几天，不知是另外开辟了新的领地，还是到别处闲逛寻找伴侣；12月底它又回到原来的领地——很可能它在别处也遭遇了喜鹊的攻击（大庆的喜鹊非常多，跟北京的乌鸦一样多）。

我们观赏猛鸮的时候，不断看见红隼翩翩悬停于低空，摇摆着，像一支要坠落的风筝。白尾鹞也时常光顾这片草甸子，它们飞行得很低，几乎是擦着蒿草尖而过，缓缓地忽扇着一双翅膀，像一只硕大的深色蝴蝶。猛鸮似乎对红隼和白尾鹞的光临不太介意，并不做出冲动的反应。当然，红隼和白尾鹞

也不久留，翩翩飞着很快就远了。

鸟友“同行”曾经记录下这“小少年”有趣的一幕：它将头微微地伏下，颈下的羽毛纷乱地耸起，发出一声低沉的呼唤，悠长的呼唤后紧接着是一串多音节的“歌声”……它孤单地在这里，远离夏季栖息地，远离它的伙伴……它的呼唤没有同类听到，它的歌声也没有异性应答。我很希望它在大庆待的时间长一点，但是对于它来说，也许早点儿回去，把求偶的歌声唱给同类的“美眉”才是本性，并且有利于种群的繁衍。

零下20℃以下的大庆，无论昼行性的隼形目猛禽还是夜行性的鸮形目猛禽，几乎个个都是以啮齿类动物为主要食物。那些以飞禽和昆虫为食的猛禽都跟着迁徙的鸟，追随着它的食物向南方走了，例如阿穆尔隼，夏季在大庆非常多，它们占用喜鹊的树巢生儿育女，在大庆周遭比比皆是。

昼行性的隼形目与夜行性的鸮形目虽然食物相近，但是捕食的时间段不重叠，通常



是不大相遇的。结果猫头鹰中的异类——猛鸮“反其道而行之”，而且从遥远的大兴安岭森林来到了松嫩平原中心的大庆市，这样就生出其他猛鸮不曾遇到的“社会和邻里”关系。

猛鸮，白天工作的猫头鹰

许多猫头鹰都是夜猫子，晚上抓老鼠，白天站在树枝上眯着眼睛睡觉，因为它们的大眼睛白天什么也看不见；到了夜晚，它们像蝙蝠一样没有一丝声音地飞翔，靠着它们的“夜视仪”和雷达系统捕杀猎物，动作迅速而准确，是捕鼠高手。

猫头鹰的眼睛是一架“军用的夜视仪”——白天和晚上视物与我们正好相反。国外科学家有一项研究认为，猫头鹰喜欢抓老鼠吃，是因为老鼠中含有的一种物质可以让猫头鹰在晚上保持好的视力，为了晚上看得清楚，它们必须每天吃一定数量的老鼠。医学家听到生物学家这项研究成果后，尝试着用这个原理来治疗夜盲症患者，果然，夜盲症患者的眼睛有了好转。

猛鸮是少见的白天工作的猫头鹰，可是它也吃老鼠，不过是白天抓老鼠。我们不知道猛鸮的眼睛在白天能不能看见，如果它的眼睛像别的猫头鹰的眼睛一样——夜晚是一架“军用的夜视仪”，白天是个“睁眼瞎”，那么它在白天工作，靠的是视力还是听力呢？还是听力和视力都很健全和敏锐？

鸟友“怕什么”告诉我们：“我观察了一整天，发现它在白天特别是上午比较活跃，耳聪目明，在城市的噪音中辨明食物的藏身地，一抓一个准儿，佩服！”

猛鸮不是唯一白天工作的猫头鹰，还有一种雪鸮也在白天工作。雪鸮生活在北极，

孵化育雏的日子正是北极的夏季，它们趁着短暂食物充足的时光把孩子养大。这个时候正是北极极昼——白天是白天，晚上是有点阴天感觉的白天。雪鸮逐渐适应了北极的夜晚，而为了使孩子快快长大，它在北极的白夜里工作得非常勤奋。到了冬天，雪鸮虽然迁离北极，但它把白天当夜晚，延长工作时间，成为白天工作的“夜猫子”。

那么，猛鸮又是因为什么在白天工作呢？

猛鸮是个真正的“北方佬”

我在东北时，当地人总是很自然地说，你们南方人——他们把比东北地区靠南的华北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统称作南方，而我们理解的南方是指长江以南和秦岭以南地区。行走于东北的时候，我时刻提醒自己：北方的概念有两个，一个是长江以北的所有北方地区，包括华北和中原地区，还有整个的西北和东北地区；一个是关外的东北地区。

猛鸮是个真正的“北方佬”，分布于关外最靠北的大兴安岭。马敬能先生《中国鸟类野外手册》一书上说猛鸮“指名亚种越冬于内蒙古东北部的呼伦池地区及大兴安岭”，猛鸮在“西北最靠北”的新疆也有分布和繁殖，“亚种 *tianshanica* 繁殖于新疆西北部天山，迁徙时也见于新疆西部”。“内蒙古东北部的呼伦池地区及大兴安岭”已经非常靠北了，那里冬天的气温可以达到零下30℃以下，而猛鸮的繁殖地还在“内蒙古东北部的呼伦池地区及大兴安岭”的更北面。猛鸮的英文名字Northern Hawk Owl直译就是北方的鹰鸮，在国外广泛分布在北半球——北欧、北亚及北美洲的广阔的针叶林带和北极的苔原地区，因为在靠



近北极的针叶林里整个夏天都是白昼，像北极居民雪鸮一样，猛鸮习惯了在极昼的环境下工作，成了白天工作的“夜猫子”。

猛鸮在夏季大多生活在森林里，其繁殖受到啮齿类动物数量的影响；当寒冷的冬季来临，啮齿类动物都转移到雪地隧洞中，它们不得不捕捉一些鸟类来填饱肚子。在食物缺乏的年景，它们中的有些个体会迁移到森林的边缘，甚至向南迁徙，有时会出现分布在分布区以外的地方。像很多北极和亚北极地区的鸟类一样，由于很少见到人，不了解人类的威胁，它们并不怕人。

这样一只猛鸮在2008年的11月中旬，从大兴安岭，迁飞几百千米，来到了位于松嫩平原腹地的大庆，并且在闹市为自己谋得了一块领地。■

(责编 李璵)

◆ 上：分布在欧洲的猛鸮是体形最大的鹰鸮。图为猛鸮捕获了一只袋貂。

下：猛鸮的邻居乌林鸮。在冬天，乌林鸮捕猎雪被下的猎物主要靠听觉，所以它的听觉非常敏锐，而眼睛比大多数的猫头鹰小。





◆ 鹰鸮 摄影 / 李显达

猛鸮与鹰鸮

猛鸮白天工作是对北极极昼环境的适应，也是鹰鸮大家族的特点。

世界上有两类猛禽，一类是在白天工作的隼形目猛禽，统称为鹰；另一类是晚上工作的鸮形目猛禽，俗称猫头鹰。鹰与鸮之所以统称为猛禽，是因为它们共同的食性和同样的生存工具——钩嘴和利爪。两类猛禽泾渭分明，工作时间不一样，模样也不一样：鹰的脸小而尖，眼睛长在脸的两边；鸮头大而圆，面盘如圆月，眼睛像人类，直视前方。

可是，大自然无奇不有，鹰鸮是大自然奇特的作品，也是大自然的杰作。

鹰鸮有鸮的面盘，但是不大，它的眉脊突出像鹰；有鸮的神韵，但是又有鹰狭长的翅膀和长尾，是一种像鹰的鸮。

猫头鹰是夜猫子，主要依靠听觉发现猎物，因此它有助于聚集声音的大面盘。而鹰鸮跟鹰一样白天活动，它的鸮的特征就有些模糊：鸮有的聚音的宽大面盘、探测声源的不对称耳孔，这两样鹰鸮都

不太发达，甚至完全消失。白天捕食靠的是机敏和速度，所以它无声飞行的本领也丧失了。

鹰鸮有4个属18个种，断断续续分布在澳大利亚和南亚的一些狭小的岛屿上，其中有些种类是世界上分布最狭的鸟类之一。这些种类似乎在历史的某个时期广泛分布过，经过长期的生存竞争，只有少数在某些地区狭小的地区或孤岛上生存下来。在澳大利亚，鸮的种类比较少，就是分布广泛的林鸮和角鸮也不见，而鹰鸮却在这里常见。

鹰鸮家族在我国分布有褐鹰鸮和猛鸮，前者遍布我国的南方，主要以昆虫为食，也吃小型的兽类，例如蝙蝠，飞行迅速有力，常从隐蔽处突然飞出，追捕空中的飞虫，飞行的方式像翁科的鸟类。

与鹰鸮相比，猛鸮的羽色更醒目，而且更趋向于白天捕食。跟鹰鸮一样，猛鸮脸上有一对黄澄澄的眼睛，眼睛小，但敏锐异常，经常从高处监视并向下猛地扑向猎物——它捕食的方式有点儿像伯劳。它有时则贴着地面飞行，有点儿像鹰中的鹞。猛鸮的翅膀宽大，像鸮；但是宽大翅膀与尾巴逐渐地由宽而尖，这又像鹰和小型的隼。它直立栖停和向前倾斜扬起尾巴的方式非常像鹰，与鸮不一样。